

# 從收藏史看謝琯樵水墨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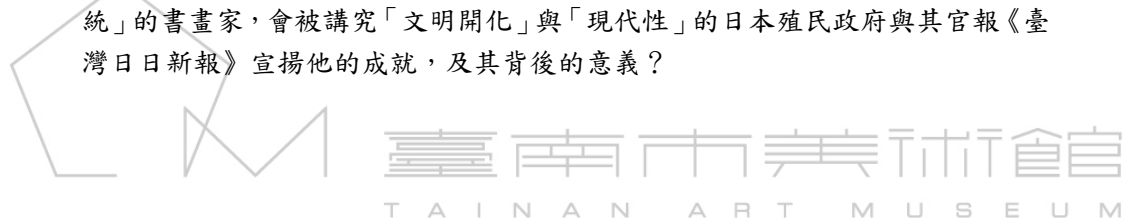
## 在臺灣、中國與東亞世界的流動與意義

林素幸\*

### 摘要

謝琯樵出生於福建詔安，長於水墨蘭竹花鳥，是「詔安畫派」的代表畫家之一。其曾佐幕來臺兩次以上，與板橋林本源家、臺南吳尚霽家和阿罩霧（今霧峰）林家等仕紳交往密切外，其在林本源家族在大嵵崁（今大溪）時與呂世宜、葉化成並稱「板橋三先生」，為臺灣早期書界畫壇帶來了鉅大的影響。謝氏後來遇到了來自霧峰的林文察，林氏對他非常欣賞，當場聘他為幕賓，以客賓之理對待他。同治3年（1864），林文察奉命帶臺勇渡海到漳州進剿太平軍，後因援兵不至，在萬松關一戰被擒。謝琯樵感恩林文察的知遇之恩，立刻衝向敵陣前往營救林文察，但亦陷圍陣亡，其為太平天國之亂殉難的三大藝術家之一。

謝琯樵的書畫成就在主流中國畫壇裡一直受到忽略，但在日治時期的臺灣收藏界卻受到相當的重視。本文將透過當時的展覽與媒體報導等，分析為何如此「傳統」的書畫家，會被講究「文明開化」與「現代性」的日本殖民政府與其官報《臺灣日日新報》宣揚他的成就，及其背後的意義？



關鍵字：謝琯樵、收藏史、跨文化性、臺灣書畫會、日本、臺灣美術史

\*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藝術史學系教授

# The Acceptance and Significance of Xie Guanqiao's Ink Paintings in Taiwan, China and the East Asian Worl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History of Collection

Lin, Su-Hsing\*

## Abstract

Born in Zhao'an, Fujian, Xie Guanqiao was good at ink flora and fauna paintings, and he was one of the representative painters of the "Zhao'an School of Painting." He had come to Taiwan on more than two occasions during which he had had close contacts to officials such as the Lin family in Banqiao, Wu Shangzhan in Tainan, as well as the Lin family in Wufeng. During his visit to the Lin family in Banqiao together with Lu Shiyi and Ye Huacheng, the trio were popularly known as "The Three Masters of Banqiao," who consequently exerted a far-reaching influence on the early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circles in Taiwan. Xie later met Lin Wenchang, the head of the Lin family from Wufeng. Lin admired him very much and immediately hired him and treated him as a guest. In the 3rd year of Tongzhi (1864), Lin Wenchang was ordered to lead Taiwanese soldiers to cross the sea to Zhangzhou city to attack the Taiping Army. Later, due to the lack of reinforcements, he was eventually captured in Wansongguan. Being grateful for Lin Wenchang's kindness, Xie immediately rushed to the enemy's front to rescue Lin Wenchang, but unfortunately, he was also surrounded and killed. In fact, he was one of the three major artists who died during the Taiping Rebellion.

Although Xie Guanqiao's achievements in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had always been ignored in the mainstream Chinese painting circles, his artworks received considerable attention among the collectors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Through the study of exhibitions and media coverage at that time, this article is committed to the inquiry into the efforts of the Japanese Colonial Government, and its significance, to promote the accomplishments of such "traditional" calligraphers and painters through official newspaper, amidst the fervent call for "civilization" and "modernity" in the 20th century.

**Keywords:** Xie Guanqiao, history of collection, transculturality, Chinese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society in Taiwan, Japan, art history of Taiwan

---

\* Professor of Department of Art History, Tainan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 一、前言

謝琯樵（1811-1864）出生於福建詔安，長於水墨蘭竹花鳥，是「詔安畫派」的代表畫家之一。其曾佐幕來臺兩次以上，與板橋林本源家、臺南吳尚霽（1828-？，咸豐9年舉人）家和阿罩霧（今霧峰）林家等仕紳交往密切外，其在林本源家族在大嵵崁（今大溪）時與呂世宜（1784-1855）、葉化成（生卒年不詳，道光15年[1835]舉人）並稱「板橋三先生」，為臺灣早期書界畫壇帶來了鉅大的影響。謝氏後來遇到了來自霧峰的林文察（1828-1864），林氏對他非常欣賞，當場聘他為幕賓，以客賓之理對待他。同治3年（1864），林文察奉命帶臺勇渡海到漳州進剿太平軍，後因援兵不至，在萬松關一戰被擒。謝琯樵感恩林文察的知遇之恩，立刻衝向敵陣前往營救林文察，但亦陷圍陣亡，其為太平天國之亂殉難的三大藝術家之一。

## 二、戎馬書生：來臺仕宦謝琯樵生平略事及其師友圈

### 2.1 謝琯樵生平略事

謝琯樵，初名采山，又名穎蘇，字琯樵，號北溪漁隱，又號癩雲，別署書畫禪，嘉慶16年（1811）出生於福建詔安，工詩文，善書畫，尤其長於水墨蘭竹花鳥，是「詔安畫派」的代表畫家之一。<sup>1</sup>

謝氏先祖為武舉出身，其天資異稟，父親謝鶴聲（生卒年不詳）曾任福建仙遊、清流等縣訓導，謝琯樵及其兄長姊弟均擅長詩詞文賦，尤其姐謝芸史（1801-1871）為福建知名女詩人，作品時收入謝琯樵的題畫詩。謝氏幼承家學，不但擅長詩書畫文人藝術、解音律外，且工技擊兵法與養馬，文武兼備博學全才，主要著作有《談畫偶錄》、《筆記》、《琯樵真篆》等。<sup>2</sup>

謝琯樵曾佐幕來臺兩次以上，遍交閩、廈、臺之聞人，遊走於巨室名紳間。道光21年（1841），謝琯樵出任閩浙總督顏伯燾（1792-1855）的幕僚。道光22年（1842），當時中國外患頻傳，沿海動盪不安，謝琯樵毅然參與軍事戎幕。<sup>3</sup>其少有大志，嘗謂：「丈夫生逢亂世，當立功疆場，何偁促於書生，博領青山哉？」<sup>4</sup>咸豐元年（1851），其首次來臺期間應該與呂世宜有所交誼。<sup>5</sup>咸豐5年（1855）

<sup>1</sup> 廖新田等撰，賴貞儀，陳曼華主編，《臺灣美術史辭典 1.0》（台北市：藝術家出版社，國立歷史博物館，2020.11），頁193-194。

<sup>2</sup> 曹介逸，〈謝琯樵雜考〉，《台北文物》第四卷第一期（1955），頁55。

<sup>3</sup> 周明聰，《臺灣書畫史上的板橋林家“三先生”——呂世宜、葉化成、謝琯樵之研究》（廣州：世界圖書出版廣東有限公司，2013），頁71。

<sup>4</sup> 曹介逸，〈謝琯樵雜考〉，頁55；周明聰，《臺灣書畫史上的板橋林家“三先生”——呂世宜、葉化成、謝琯樵之研究》，頁69。

<sup>5</sup> 郭承權，《呂世宜書法研究-兼論與臺灣書壇發展之關係》（台北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年1月），頁53。

11月初，因公再度來臺葛瑪蘭（今宜蘭）。咸豐7年（1857）4月，已在臺南的「宜秋山館」，主人吳尚霑隨其學習四君子。咸豐8年（1858），在臺南海東書院擔任講習，此時期的作品多署有「脩竹山館」，同時期的「墨香山館」應該是謝氏擔任幕僚的官署。<sup>6</sup>其早年在福州所做的作品《竹菊》（道光27年，1847）（圖1）其款題如下：

身世渾猶如泊海舟，且依陶徑暫遲留，西風冷澹疏離下，閒寫幽花過一秋，羈旅天涯又一年。西風重九鞠華天，客中不覺秋光老，畫到霜枝意惘然，半生落拓寄人籬，剩得秋心只自知，莫道瑄城花事淡，筆尖尚有傲霜枝。久雨乍晴，客窗頗有佳興，洗十研齋舊硯，磨古陶廬，試狼毫湖穎，思昔人往收垂縮之法，頗多心得。小泉父臺大人屬，瑄樵穎蘇。時丁未仲夏，在榕城旅次之鴻泥山房。

鈐印：穎蘇。瑄樵父。戎馬書生。

該作壓角章「戎馬書生」及《軍中題畫竹》（未成年）（圖2）款中所題：

十載從軍百嶮經，浮雲世態事難平，憑將滿腹牢騷氣，盡付毫端作雨聲。槩戟如林甲帳開，妖氣未靖豈甘回。枕邊靜聽蕭蕭竹，猶是衝鋒破敵來。何須抑鬱自摧殘，勝負兵家亦等閒。喜氣寫蘭怒寫竹，且留書畫在人間。

就道盡了其艱辛的軍旅生活。



圖1：謝瑄樵，《竹菊》1847，水墨絹本，40 x 197 公分，何銓賢先生收藏

<sup>6</sup> 謝忠恆，〈從謝瑄樵影響的清代台灣水墨畫家論起〉，《書畫藝術學刊》，14（2013.07），頁180。



圖 2：謝琯樵，行書七言詩〈軍中題畫竹〉，尺寸不詳。出處：《謝琯樵石芝圖八十壽屏》，頁 31。原為大牛城兒童文教基金會收藏，現為中國私人藏。

謝氏來臺任官，除了曾因公務至葛瑪蘭會見通判楊承澤（生卒年不詳），及與與林本源家、臺南吳尚霑家和霧峰林家等仕紳交往密切外，期間還認識了來自浙江海寧的篆刻家查仁壽（生卒年不詳），可謂詩書畫印俱全。其在林本源家族在大嵵崁時與呂世宜、葉化成並稱「板橋三先生」，為臺灣早期書界畫壇帶來了鉅大的影響。

謝氏因為詩、書、畫俱全且能談兵，深得福建按察使銜分巡臺灣兵備道徐宗幹（1796-1866）（道光 28 年[1848]擔任）和林文察的賞識。同治 3 年（1864）1 月，林文察因平定戴潮春之亂之功升任福建陸路提督，不久又奉命帶臺勇渡海到漳州進剿太平軍。同年 12 月，林文察移駐漳州萬松關，後因援兵不至，在萬松關一戰被擒。當時人已回福建的謝琯樵聽聞噩耗，因為感恩林文察在他最失意的時候雪中送炭與知遇之恩，堅決與林氏同赴戰場，立刻衝向敵陣前往營救林文察，但亦陷圍陣亡。<sup>7</sup>後經徐宗幹與左宗棠（1812-1885）疏言事蹟，蒙欽「賞騎督蔚」，兼一雲騎尉，以恩騎尉世錫罔替。<sup>8</sup>其為太平天國之亂殉難的三大藝術家之一（謝琯樵、戴熙[1801-1860]、湯貽汾[1778-1853]），享年 54 歲。

謝琯樵在臺灣期間雖僅幾年，但其所遺留的作品頗為豐富，水墨花鳥、蘭竹四君子、山水畫與書法皆有，且從南到北都有其蹤跡，對清代後半期與日治時期（1895-1945）臺灣書畫與文教發展，謝忠恆教授喻其為「臺灣文人書畫導師」，<sup>9</sup>在清代臺灣美術史可以說是具指標性且極為重要的人物。<sup>10</sup>

<sup>7</sup> 林衡道口述，洪錦福整理，《臺灣一百名人傳》（台北：正中，民 73.01），頁 238-239；張子文，郭啟傳，林偉洲撰文，國家圖書館特藏組編輯，《臺灣歷史人物小傳·明清暨日據時期》（臺北市：國家圖書館，2003），頁 772-773；司馬嘯青，《臺灣五大家族》（上）（臺北市：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1986），頁 88-89。

<sup>8</sup> 盧嘉興，〈前清流寓台南的藝術家謝琯樵〉，《臺灣研究彙集》14 期（1974.06），頁 1-11。

<sup>9</sup> 謝忠恆，《謝琯樵〈石芝圖八十壽屏〉》（台南市：台南市政府，2014），頁 19。

<sup>10</sup> 有關謝琯樵的藝術風格與源流，因為非本文論述重點，且已有多篇論文探討過，故於此不再



## 2.2 謝琯樵的師友圈

謝琯樵遊歷大江南北，結識交遊的對象頗廣，上至名公巨卿，下至市井小民。其能和達官貴人相處，也能和從軍的弟兄打成一片。從文史資料及其字畫作品款識，我們可以爬梳出部分人士，其中名公巨卿包括有林文察、徐宗幹、楊承澤、林則徐（1785-1850）、周凱（1779-1837）等，文人仕紳有呂世宜、吳尚霑、楊慶琛（1783-1867）、林國華（1802-1857）、林國芳（1820-1862）、林樹梅（生卒年不詳）等人。

### 2.2.1 呂世宜

呂世宜，字西村，號可老、種花道人、一瓢道人等，晚號不翁，其先祖金門西村人，父親呂仲誥（生卒年不詳）始移居廈門，與臺灣進士蔡廷蘭（1801-1859）同為周凱的學生。

呂氏是嘉慶戊辰（1808年）（25歲）秀才，道光壬午（1822年）（39歲）鄉試中舉人，隔年，呂世宜執教於廈門，和周凱在廈門相識。呂氏通許氏說文及金石之學，最工篆隸，嘗摹擬漢書四十九石，初主漳州芝山書院講席，後移玉屏書院山長。周凱在道光12壬辰年（1832）倡修《廈門志》，歷時兩年。初稿於是年完成，作志之初，呂世宜並沒有參與其事，初稿成後方任總校一職。<sup>11</sup>周凱長呂世宜5歲，呂世宜以夫子師事左右，從習古文義法，師事周凱的7年間（道光10年11月周凱抵廈門，道光18年8月卸事），可以說是呂世宜藝術生涯重要的轉捩點。<sup>12</sup>

周凱和林本源家族始祖林平侯（1766-1844）於官場結識並往來，應屬合理之事。林平侯，字向邦，祖籍福建漳州，為臺灣清代知名商人。林平侯先受僱於米商鄭谷家，後自經紀米鹽生意。1787年，林爽文（1756-1788）事件引發通貨膨脹，導致米鹽漲價，獲得銀錢巨算，成為商業鉅子。後父林應寅（生卒年不詳）回漳州終老，而林平侯繼續留臺。當時林平侯子林國華與林國芳正值壯年，銳意文事。呂世宜精書法，篆隸尤佳，之前因其師周凱的引介，認識林本源家族，後在道光21、22年（1841-1842）間游臺主林家汲古書屋，「汲古書屋」是林家藏

---

贊言。請參考周明聰，《臺灣書畫史上的板橋林家“三先生”——呂世宜、葉化成、謝琯樵之研究》（廣州：世界圖書出版廣東有限公司，2013）；謝忠恆，〈從謝琯樵影響的清代台灣水墨畫家論起〉，《書畫藝術學刊》，14（2013.07），頁179-212；謝忠恆，〈謝琯樵〈石芝圖八十壽屏〉〉（台南市：台南市政府，2014）等。葉澤山總編輯，《墨潮：瀛臺先賢書畫展》，台南市：台南市文化局，2016。

<sup>11</sup> 《廈門志》「凡二十四月而成，時道光壬辰也。將謀付梓，適觀察調任臺灣，遂以副本留呂孝廉西村處。」，「初作志時，西村不與其事；書成，藏諸其家。」見孫雲鴻，〈廈門志序〉，周凱編纂，《廈門志（上冊）》（台北市：大通，1984），頁11-12。

<sup>12</sup> 郭承權，《呂世宜書法研究-兼論與臺灣書壇發展之關係》，頁10。

書的齋室。<sup>13</sup>呂氏擔任林家西席期間，揮毫楹聯楣額，並協助蒐集金石骨董，購得數萬卷書籍及千餘種金石拓本，立下臺灣金石學基礎。<sup>14</sup>

1989 年，金門高中退休校長許丕府自廈門某收藏家手中重金購買了《呂西村自作墓記》的紫端石硯（圖 3），硯長 29.8 公分、寬 19.4 公分、厚 3.8 公分，內文用清代流行的六分半書（板橋體）所書刻，該硯目前為金門書家吳鼎仁先生所藏。<sup>15</sup>其文節錄如下：

西村名世宜，號不翁，廈門呂孝子謙六公之元子。嘉慶戊辰（1808）秀才，道光壬午（1822）舉人。其加京官翰林院典簿銜，乃友人林君樞北為之請，非其至也。性慙直，又不苟同於人，尤不顧人之是非。人曰然翁，或以為不然，人曰可翁，歎以為不可，故號曰『不翁』也。孝子公之歿也，翁益貧以舌耕，而嗜古如飢渴之于飲食，遇古圖書、古彝器、金石刻、奇書妙畫、名研名印，必拮据治之。積四十載，凡得書若干、藏器若干。樞北君弟小山愛之，贈以二千金，人為翁喜。翁曰：予謂我幸而得之，我蓋不幸而失之，我半生有用精神，盡消磨于此也。又人以為翁愚，翁年四十以隸名于時，其始人亦非笑之。...<sup>16</sup>

文中所提林樞北就是前文所提林平侯子林國華。呂世宜在林本源擔任西席時，林家主人林國華與林國芳都非常器重他，日夕與林國華等臨擬法書、評鑑圖繪、摩挲金石，講解詩文，至為悠閒雅致。林國芳其書法學呂世宜，呂氏留傳於世的作品中常可見「小潭五兄屬」的落款（圖 4），可見其師生的情誼。不僅對林本源家的文風有所影響，更將當時中原流行的金石書風帶到臺灣，影響至深。

<sup>13</sup> 吳鼎仁，《金門古書畫藝術》（金門縣金城鎮：金門縣文化局，2005），頁 10；郭承權，《呂世宜書法研究-兼論與臺灣書壇發展之關係》，頁 53。

<sup>14</sup> 謝忠恆，《謝琯樵〈石芝圖八十壽屏〉》（台南市：台南市政府，2014），頁 33，64，67。

<sup>15</sup> 吳鼎仁，《金門古書畫藝術》，頁 22-23；楊樹清著，《台灣美術地方發展史全集·金門地區》（台北市：日創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4），頁 32。

<sup>16</sup> 吳鼎仁，《金門古書畫藝術》，頁 22。



圖3：呂世宜，《呂西村自作墓記》  
1854，30x20x4公分；吳鼎仁藏，  
出處：《金門古書畫藝術》，頁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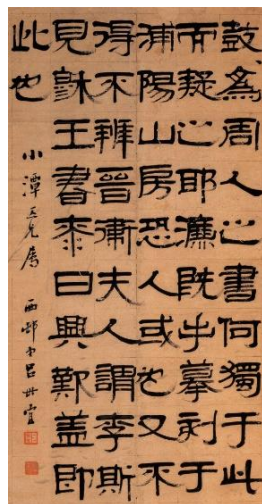


圖4：呂世宜，《條幅隸書》，  
141x72公分，出處：《臺灣書法三百年》，  
頁 27。

### 2.2.2 林本源家

除了呂世宜外，如前所述，謝琯樵、葉化成與呂氏並稱「板橋林家三先生」。根據咸豐元年（1851 年）謝琯樵贈呂世宜的作品《沒骨牡丹》，其款云：「大富貴亦壽考，西屯先生清賞，辛亥冬至後畫於汲古書屋。琯樵穎蘇。」是故，諸位學者認為咸豐元年秋天，是謝琯樵目前最早在臺灣的時間。<sup>17</sup>有關《沒骨牡丹》一畫作，其圖版曾出現郭承權的論文中，可惜的是，筆者曾親自詢問郭承權先生、謝忠恆博士及林柏亨與王耀庭兩位教授，但目前都不知道這幅畫收藏在何方。不同於前面幾位學者的看法，學者周明聰認為謝琯樵初次前往臺灣的時間應該是咸豐 5 年（1855 年），而非咸豐元年，其證據則是該年所的《擬董香光溪山晴霽圖》<sup>18</sup>（圖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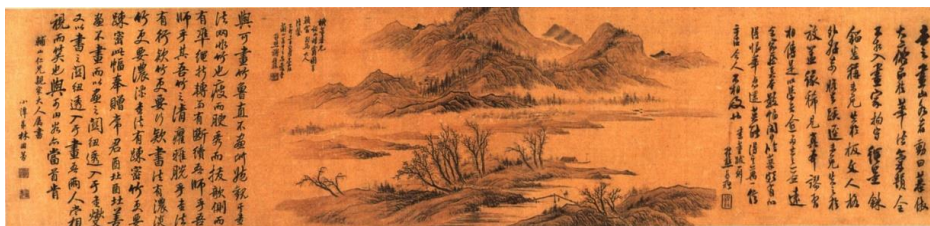


圖 5：謝琯樵，《擬董香光溪山晴霽圖》，1855，紙本水墨，41x173 cm。原為寄暢園收藏，2021 年後為國美館購藏。出處：《振玉鏤金：臺灣早期書畫展》，頁 69。

<sup>17</sup> 郭承權，《呂世宜書法研究-兼論與臺灣書壇發展之關係》，頁 53(註 157)；謝忠恆，《謝琯樵之藝術研究》，頁 64-67。

<sup>18</sup> 周明聰，《臺灣書畫史上的板橋林家“三先生”——呂世宜、葉化成、謝琯樵之研究》，頁80。



謝琯樵在臺北蘭山署時奉通判楊承澤之囑繪製了《擬董香光溪山晴霽圖》，此作品前題為謝琯樵寫董其昌（1555-1636）跋文，後題為林國芳書鄭板橋（1693-1765）題畫詩，楊承澤為林國芳親家，由此作品可以看出謝琯樵與當時臺灣政經界友好的關係。

清代臺灣繪畫主要是以水墨花卉及四君子為多，翎毛較少，山水畫在臺灣則是幾乎沒有什麼發展。但值得注意的是，山水畫在中原大陸是最為士大夫推崇的繪畫藝術，其在臺灣沒有什麼發展，主要是當時整體的文教環境仍不易接受與學習。<sup>19</sup>明清以來臺灣的傳統繪畫，與閩、浙等地有相當承接，在仕宦或流寓臺灣的眾多畫家中，謝琯樵是少數精於山水畫者。謝琯樵因呂世宜等的關係應該知道周凱。周凱是嘉慶 16 年（1811）的進士，其傳世許多山水畫筆觸細膩，深受明末董其昌以來重視筆墨氣韻美學的影響，<sup>20</sup>且反映出董其昌以來「人文景觀式山水」或「藝術史式作品」<sup>21</sup>的審美意識。

謝琯樵後來因事激怒了主人林國芳，國芳將對其不利，此舉讓謝琯樵逃到泉州人聚居的艋舺青山宮避難。在艋舺替人寫字畫畫謀生之際，謝氏偶然遇到了來自霧峰的林文察。林文察對謝氏非常欣賞，當場聘他為幕賓，以客賓之理對待他。<sup>22</sup>

### 2.2.3 臺南吳家



<sup>19</sup> 林柏亭，〈中原繪畫與臺灣的關係〉，《明清時代臺灣書畫作品》（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1984），頁 428-430。

<sup>20</sup> 崔詠雪策劃編輯，《在水一方-1945 年以前臺灣水墨畫》（台中市：國立臺灣美術館，2004），頁 107；國立故宮博物院，《林宗毅林誠道先生父子捐贈書畫圖錄》（台北市：國立故宮博物院，2002）。

<sup>21</sup> 有關「人文景觀式山水」或「藝術史式作品」，請參考高居翰著，王嘉驥譯，《山外山：晚明繪畫（1570-1644）》（台北市：石頭出版社，1997），頁 110-165。

<sup>22</sup> 林衡道口述，洪錦福整理，《臺灣一百名人傳》（臺北：正中，1984），頁 237-238；張子文，郭啟傳，林偉洲撰文，國家圖書館特藏組編輯，《臺灣歷史人物小傳·明清暨日據時期》（臺北市：國家圖書館，2003），頁 772-773。

除了北臺灣和中部外，謝琯樵的蹤跡還遍布臺灣南部。1857 年（咸豐 7 年）謝氏遊臺南時，曾在磚仔橋吳家的「宜秋山館」作客並教授書畫。「宜秋山館」為吳尚霑仿其堂兄吳尚新（生卒年不詳）「吳園」所建，為文人雅集之所。吳尚霑為咸豐 8 年（1858 年）舉人，是謝琯樵在臺灣唯一弟子，善書畫篆刻，《蘭竹小品連軸》（圖 6）為師生作品合裱，因此作在臺灣美術史上有其相當的代表與重要性。

### 三、謝琯樵水墨畫在臺灣、中國與日本

#### 的流動與意義

##### 3.1 蒐藏的跨文化性

「跨文化性」(transculturality) 是 19 世紀中葉以來中國繪畫與蒐藏發展中一個重要的標誌之一。辛亥革命（1911）之後，日本和西方的藝術市場以前所未有的熱情關注中國藝術，吳昌碩（1844-1927）和齊白石（1864-1957）等藝術家可以說是因為日本收藏家的喜好，而稱霸近代中國畫壇。舉例來說，1922 年，陳師曾（1876-1923）帶著齊白石與其他畫家的作品到東京參加中日聯展，齊的畫在東京賣得很好，尤其山水畫。值得注意的是，從民初國粹派書畫家姚華（1876-1930）<sup>23</sup>和日本近代外交官暨收藏家須磨彌吉郎（1892-1970）<sup>24</sup>等人的書信與回憶錄可以得知：雖然在日本或西方收藏界深受歡迎，但是齊白石極富個性化與創新的山水畫，在中國的主流畫壇是不受青睞的。1945 年，須磨彌吉郎派駐在西班牙馬德里時，在其筆記中寫下 1928 年當時在燕京日本人俱樂部所舉辦的齊白石畫展裡買下《松堂朝日圖》（圖 7）這張畫作的原委：



圖 6：吳尚霑、謝琯樵，《蘭竹小品連軸》，1857。溫文卿先生藏。出處：《翰墨大觀：臺灣早期書畫專輯（三）》，頁 74-75。

<sup>23</sup> 姚華是清代末科進士，善篆書與隸書，曾任北京女子師範學校校長等，在民國初年北京畫壇非常活躍，屬國粹派。

<sup>24</sup> 須磨彌吉郎是日本外交官，先後被派駐英國、德國、中國、美國和西班牙等地，在中國任職期間，收藏了大量當代的中國繪畫，包括水墨與油畫，其中尤以齊白石的畫作最為世人矚目。

看展的觀眾沒有人正眼瞧它（指《松堂朝日圖》）也是事實。對比翁擅長的花卉畫炙手可熱的程度，這幅畫卻像是被打入冷宮一般乏人問津。……

這是在同畫展所購得的，才初到北京四個月，當初還不甚了解，如今回想起來，這幅作品實在是白石翁最高的傑作。我不知道它是不是畫展中標價最高的一幅，不過看展的觀眾沒有人正眼瞧它也是事實。對比翁擅長的花卉畫炙手可熱的程度，這幅畫卻像是被打入冷宮一般乏人問津。它雖是一幅比半張宣紙略小的作品，但山人完全被震懾住了，以可說是鮮紅程度的濃厚顏料描繪旭日照拂皓壁、農家松籟之間。構圖上朝陽、房舍、松樹，一個一個分開看像是小兒畫似的，甚至有種無法與出自職業畫家之手做聯想的幼稚，然而整體的氛圍卻是活跳跳地近逼而來。（略）<sup>25</sup>



圖 7：齊白石，《松堂朝日圖》，約 1920 年，紙本設色，86 x 27 公分，日本京都國立博物館藏

須磨氏曾如此形容齊白石：「他的山水畫，在運用接近原色色彩的這一點上，具有印象派的作風，但骨子裡卻未捨棄宋元畫風，是如假包換的中國作品，被外國人讚譽為東方塞尚」。<sup>26</sup>以上種種，說明了齊白石獨特且具有個性的山水畫風格，在日本及歐美畫家或收藏家的眼中是充滿現代性與創新的，但在 1920 年代的北京畫壇中卻被認為是「惡作」，少人問津。<sup>27</sup>

在《中國美術年鑑·1947》中有一段對齊白石的介紹：

氏之藝事在近代中國畫史上，已有其獨特之地位，遊藝數十年，所作花卉草蟲，以及詩書金石，俱有『膽量』而不『拘束』，既不泯古，又不趨時，濃硃黑墨，別具創作精神。<sup>28</sup>

其內容只提到花卉草蟲，也完全沒有提及齊白石在山水畫的創作成就，可見當時

<sup>25</sup> 西上實，〈須磨コレクションの形成と紀錄性〉，《中國近代繪畫研究者國際交流集會論文集》（日本京都：京都國立博物館，2009），頁 162。

<sup>26</sup> 吳孟晉著，蘇玲怡譯，〈他，澎湃的中西外交藝動：一位外交官眼中的中國近代繪畫——須磨彌吉郎論東西方藝術〉，關西中國書畫收藏研究會編著，《中國書畫·日本收藏——關西百年收藏記事》，頁 41。

<sup>27</sup> 顧雪濤，〈齊白石與姚華關係考〉，《貴州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 年第 4 期(總第 140 期)(2013.08)，頁 138。

<sup>28</sup> 王辰昌等編，《中國美術年鑑·1947》（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8），頁 158。

日本和中國在收藏的品味上截然不同。<sup>29</sup>和齊白石相似，在清代眾多的藝術家中，謝琯樵的書畫作品和相關成就在中國主流畫壇一直受到忽略，但日治時期來臺擔任《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主筆的尾崎秀真（1874-1952）在其著作與報導等，卻曾多次提到謝琯樵。

### 3.2 謝琯樵水墨畫在臺灣、中國與日本的流動

尾崎秀真，字古村，號白水，明治 7 年（1874）出生於日本岐阜縣。尾崎的父親尾崎松太郎（1851-1926）在明治維新後，積極響應當時「廢佛棄釋」的運動，盡毀村中佛寺佛像。1891 年，尾崎秀真小學校高等科畢業，因為父親投資經營不善，累世家產已傾，無法支付其就讀中學校的學費，尾崎秀真只好在親戚塚原敬一（生卒年不詳）家中自學。1895 年 4 月，甲午戰爭結束，秀真回到東京，因為醫師資格檢定考試沒有通過，遂決定棄醫從文，在漢學家依田學海（1834-1909）門下學習漢詩文，同時亦從渡邊重石丸（1837-1915）研讀國學，從高崎正風（1836-1912）學習和歌。<sup>30</sup>

1901 年 5 月，尾崎秀真因為得到臺灣民政長官後藤新平（1857-1929）提攜，隻身來臺灣在《臺灣日日新報》工作。原本尾崎秀真應該赴《臺灣日日新報》的臺中分社《臺中每日新聞》就任，但秀真來臺後感受到臺北是臺灣的政治經濟與文化中心，遂對後藤新平表達自己想要留在臺北的意願。<sup>31</sup>同年 5 月，秀真進入臺北《臺灣日日新報》後，起初是擔任和文部（日文）的記者，1902 年底，改調漢文部。1905 年，《臺灣日日新報》漢文部獨立出刊，該部主任之重任也由尾崎秀真擔任，此後，秀真大部分時間都待在漢文部裡，發揮其漢詩文的長才。<sup>32</sup>

1901 年 5 月，尾崎秀真來臺時，喜愛書畫活動的他，不久即加入「臺灣書畫會」，並擔任幹事一職。「臺灣書畫會」是日治初期臺灣規模最大且最重要的書畫會，1898 年創立，其成員由十數名在臺的日人書畫家共同組成（如山本竟山 [1863-1934]、須賀蓬城 [1874-?] 等），少數臺灣書畫家如洪以南（1875-1950）、李秉鈞（1844-1904）、魏清德（1887-1964）等人偶爾參與。初期的聚會場所固定在淡水館，除了新、古書畫展，也舉辦席上現場揮毫會供參觀者抽籤選購，每次舉辦活動都盛況熱烈。<sup>33</sup>尾崎秀真不但擔任幹事，且參與出品、揮毫。每次展覽前後也在《臺灣日日新報》發布消息、報導實況，進而撰寫短評，以提升一般大眾

<sup>29</sup> 林素幸，〈從齊白石山水畫看中國繪畫的現代性—兼論中外收藏品味之異同〉，北京畫院編，《齊白石研究第六輯》，南寧市：廣西美術出版社（2018.09），頁 162-173。

<sup>30</sup> 葉碧苓，〈全方位的文化人：尾崎秀真（1874-1949）研究〉（台北市：蕙風堂，2019），頁 9-10。

<sup>31</sup> 葉碧苓，〈全方位的文化人：尾崎秀真（1874-1949）研究〉，頁 11。

<sup>32</sup> 葉碧苓，〈全方位的文化人：尾崎秀真（1874-1949）研究〉，頁 11-13。

<sup>33</sup> 葉碧苓，〈全方位的文化人：尾崎秀真（1874-1949）研究〉，頁 173；廖瑾瑗，〈背離的視線—台灣美術史的展望〉（台北市：雄獅，2005），頁 173；黃琪惠，〈台灣書畫收藏展與傳統文化再詮釋〉，《史物論壇》5（2007.12），頁 111-139。



藝文欣賞的水平及文化「趣味」活動。除此以外，秀真還把「紙上藝廊」的「趣味」引進報紙，當時一些中南部的報紙與雜誌也開始跟進，使臺灣讀者在閱讀時事新聞外，也能陶冶文藝之趣味。<sup>34</sup>

尾崎秀真不但是個記者，還是個學養豐富的收藏家，他不但在《臺灣日日新報》上介紹了上百位的日本書畫家，還收藏有許多謝琯樵和呂世宜的作品，其最有名的應該是 1931 年 3 月刊載於《續臺灣文化史說》的文章〈清朝時代の臺灣文化〉，該文指出文化並不盡然只會「進」，文化也是會「退」，會走向滅亡的興亡論觀點。<sup>35</sup>

1917 年，日本青年南畫家村雲樸堂(1893-1957)在前往南清途中順道來臺，寓居尾崎秀真的讀古村莊。或許是因為同鄉，秀真特別關照這位青年畫家，並拿出家藏的謝琯樵、周凱和呂世宜等人遺墨，供其臨摹與研習。<sup>36</sup>秀真把謝琯樵的書畫列為臺灣歷史文化的一大瑰寶，並曾說：「臺灣流寓名士，於文余推周凱，詩推楊雪滄，書推呂西村，畫推謝琯樵。」在〈讀古莊清談〉中，尾崎秀真曾經寫道：

余來臺灣，已經十餘年，每觀賞謝琯樵的書畫，輒追想他的人物及他的風格，但很遺憾地不能得他的詳傳，僅僅就古老聽聞他在流寓本省時的逸話。總是至於他的家傳是一無所知的。昨年遊歷華南，到處採集他的墨蹟遺篇，更明瞭他的風格越加超逸非凡。是得了「雪謔詩鈔」九卷，這一步詩鈔，是謝琯樵的父親梅賓先生的遺稿，編輯人是同鄉人沈聚堂，序文是沈景唐所寫的，其中有一節言：「吾邑謝君琯樵，名士也。少承家學，工詩、詞、古文，而善畫，隨物賦形，蕭遠之致，迥向塵表，好事者持縑素踵門，每成一幅，爭先睹為快。又精篆刻，秦漢以來，古今之字及文人學士所寶貴之物，旁門雜藝，無不通曉。書法亦冠越時流，然不屑屑於意。素負才，有棄儒請纓之志，博遊公卿之間，大見識拔，交章論薦，將入京。同治甲子之歲，髮賊陷彰郡，大帥辟為參謀，履立軍功，戎馬倉猝，糜身報國，死綏甚烈，女兄藝始欲表彰之，以家傳屬余，未有以應。」<sup>37</sup>

<sup>34</sup> 葉碧苓，《全方位的文化人：尾崎秀真(1874-1949)研究》，頁 177，190；廖瑾瑗，《背離的視線－台灣美術史的展望》，頁 280-289；白佳琳，《尾崎秀真在臺灣文化活動及其漢詩研究(1901-1946)》，國立中興大學臺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14.07)，頁 20-26。

<sup>35</sup> 尾崎秀真，村上直次郎等著，《臺灣文化史說》(台北市：古亭書屋，出版年不詳)；廖瑾瑗，《背離的視線－台灣美術史的展望》，頁 253-262。

<sup>36</sup> 〈來遊中之二畫家〉，《臺灣日日新報》，1917 年 7 月 20 日，版 6；轉引葉碧苓，《全方位的文化人：尾崎秀真(1874-1949)研究》，頁 181。

<sup>37</sup> 曹介逸，〈謝琯樵雜考〉，頁 54。



另外，尾崎還云：

謝琯樵不但善書畫，甚精於詩，有巧於篆刻嘗流寓於本省，因每散見其作品，由余所觀感，為清朝中葉以後南清第一鉅腕，然甚可怪者，清人所著之詩話畫傳之類，無一載其名，惟其在流寓本省時，書畫文章類頗入圓熟之境，是以在本省之作品，殊多逸物，題畫詩文，不少奇想天外之作。余十數年來，對於本省各地所收藏之墨蹟，至於蘭竹之畫，最脫凡手，詩之敘情，遒勁殊足動人，蓋彼確有一種天才，其魄力氣概之超越，直躍如逾期詩文書畫之上。...天不幸此才人，遂戰歿於萬松關下，甚可惜哉！<sup>38</sup>

從上面這兩段話，我們可以看出尾崎秀真認為謝琯樵的書畫作品「殊多逸物，題畫詩文，不少奇想天外之作。」，還認為謝氏「為清朝中葉以後南清第一鉅腕」，但從他說：「然甚可怪者，清人所著之詩話畫傳之類，無一載其名」，可以了解謝琯樵的畫作在當時中國畫壇並沒有受到重視。

同樣為《臺灣日日新報》的漢文記者魏清德也曾寫道：

臺北收藏家，恆藏有謝琯樵書畫，其墨跡，不獨為吾臺人士之所貴重，日人極讚賞之，不惜懸重金蒐集，聞在廈門一帶，可就質庫取銀。琯樵，詔安人也，與泉之同安孝廉呂世宜，應枋橋林本源家，國華國芳兄弟之聘，而主於其家。世宜善篆隸，琯樵兼以畫者，有署款琯樵者，為若年火候，未臻純熟之作。性傲岸，喜談兵，亦嘗主於臺南枋橋吳家，未幾及舍去，故其墨跡，較北臺為少。嘗僦居艋舺歡慈市青山宮近鄰，翱翔與市內，大隆同士大夫遊，書法平原海岳，畫則蘭竹、花鳥山水，靡不超妙，畫石著筆無多，轉覺玲瓏窈窕，求畫者門限為穿，非其人不肯之應，求書，則往往興之所至，並畫與之。<sup>39</sup>

乙未割臺後，日本開始引進大眾傳播媒體到臺灣，各種大報和小報在 20 世紀初的臺灣文壇如雨後春筍般出現。作為政府官媒的《臺灣日日新報》是臺灣當時重要的大報之一，其報導的內容經常必須與政府的政策相繫，擔任有覺醒國民的重要任務。當時能擔任《臺灣日日新報》的記者，都是具有漢學素養的傳統文人，而且這些記者常常以「文明先驅者自居」。<sup>40</sup>

<sup>38</sup> 曹介逸，〈謝琯樵雜考〉，頁 59。

<sup>39</sup> 魏清德，〈謝琯樵其姊謝芸史附-流寓臺北之書畫家〉，《台北文物》第 3 卷第 1 期（1954.05），頁 96。

<sup>40</sup> 黃美娥，〈重層現代性鏡像：日治時代臺灣傳統文人的文化視域與文學想像〉（台北：麥田出版，2004），頁 183-185。

魏清德，號潤庵，1910 年 1 月加入臺灣日日新報社起，歷任記者、編輯員，後更被拔擢為漢文部主任，長期主持報社漢文、漢詩的編審工作。魏氏除了報社的職務外，他也曾經參與臺灣文化協會，另也擔任若干公職。魏氏的漢學素養，不僅表現在他的漢詩創作而已，其於金石書畫，亦有涉略。<sup>41</sup>事實上，最能凸顯魏清德金石書畫等藝術審美能力的，莫過於他在大正 11 年（1922）4 月到 6 月間，於《臺灣日日新報》所發表一系列的〈潤菴漫筆〉（圖 8）。該系列文章曾論及書聖王羲之（303-361）《蘭亭序》的各種版本問題，又言及戴熙、湯貽汾、謝琯樵和呂世宜等人的書畫風格，特別是謝、呂二人因為曾經入主板橋林家，與臺灣關係密切，故所述甚詳，筆者節錄於下：

琯樵之書，大體學顏魯公及米海嶽二種，然而學米者似勝。琯樵之書逾於畫，求知者若徒以畫，則以為不知我，不樂之應，而對於求書之人，往往興會所到，並蘭竹亦揮灑而與之，間為山水花卉蟲鳥，皆飄逸有致。余所見其所畫之山水，不過十數幀，其皴法頗多折帶法及斧皴，間以疏林廬社，其所以不及於四王吳惲者，為欠生動耳，為變化少耳。花卉蘭竹，則皆名貴，然不見其圖寫人物，豈長於此而短於彼歟。



圖8：魏清德，〈潤菴漫筆-紀琯樵〉，1922年4月11日（漢文第5版）

<sup>41</sup> 黃美娥，〈奮飛二十世紀的新世界：魏清德的現代性文化想像與文學實踐〉，收錄於國立歷史博物館編輯委員會編，《魏清德舊藏書畫》（台北市：國立歷史博物館，2007），頁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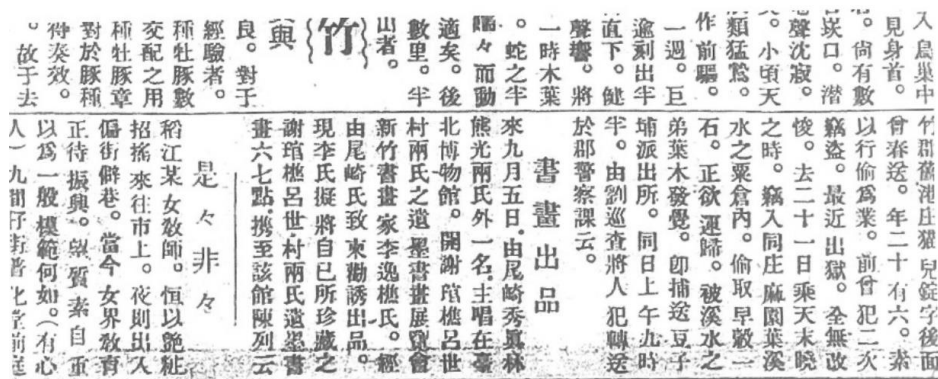


圖9:臺北博物館書畫出品,《臺灣日日新報》1926年8月28日(漢文版頁4)

大正 15 年 (1926 年) 8 月 28 日《臺灣日日新報》報導,魏清德、尾崎秀真和林熊光(朗庵,1897-1971)合作,預定 9 月 5 日在臺北博物館(按:應該是指當時的總督府博物館)(圖 9)舉辦謝琯樵與呂世宜遺墨書畫展覽會,希望收藏家們能提供作品共襄盛舉。當時尾崎還說服了新竹的大收藏家李逸樵(1883-1945)拿出個人珍藏的謝、呂書畫參展。謝琯樵的作品除了被林熊光、李逸樵等臺灣人所收藏外,有許多佳作當時也都被日人珍藏<sup>42</sup>(圖 10),可見當時日本收藏界對謝琯樵的喜愛和肯定,及對臺灣收藏界的影響。展覽之後,林熊光還出資刊行《呂世宜謝琯樵葉化成三先生遺墨》(圖 11),雖然該展覽會所展出的作品仍有高達 72 件未被攝影刊登在此圖錄上。<sup>43</sup>

<sup>42</sup> 林熊光編輯兼發行,《呂世宜謝琯樵葉化成三先生遺墨》(東京:林熊光印,1926),筆者在此特別感謝謝忠恆教授,在研究期間慷慨借出其收藏供筆者研究;曹介逸,〈謝琯樵雜考〉,頁 56-57;廖瑾瑗,《背離的視線—台灣美術史的展望》,頁 266。

<sup>43</sup> 「此外出陳展覽會而未攝影者計林熊徵氏六件、許丙氏二件、林學舟氏四件、荒井賢次郎氏三件、陳天來氏三件、鈴木為三藏氏件、中野顧三郎氏二件、小松吉久氏二件、倉本喜作氏三件、本間榮吉氏一件、李逸樵氏五件、黃淵源氏二件、志波吉太郎氏一件、山崎蔚氏一件、岩本喜之助氏二件、三浦礫郎氏一件、陳源泉氏一件、殿村京造氏一件、本田正己氏一件、吉利喜馬氏一件、尾崎秀真氏十三件、魏清德九件、林熊光氏十二件。」見林熊光編輯兼發行,《呂世宜謝琯樵葉化成三先生遺墨》,頁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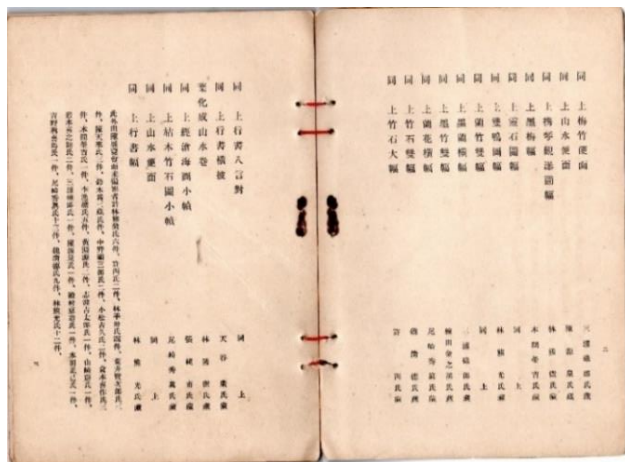


圖 10:《呂世宜謝琯樵葉化成三先生遺墨》目錄，謝忠恆教授收藏



圖 11:《呂世宜謝琯樵葉化成三先生遺墨》封面，謝忠恆教授收藏

板橋林本源後裔林熊光，出生於廈門鼓浪嶼，從小即被送往日本就讀，1923年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經濟部商業科，隨即返臺投入實業界，後以其所分得之家產，創立朝日興業株式會社，並任社長。林熊光雖為實業家，不但雅好書畫骨董，且有極高之鑑賞蒐藏能力。作為林本源家後代，林熊光想透過這些收藏與展示來彰顯其家族在臺灣文化歷史的重要地位，這點完全合乎情理。

有關該展覽，1926年8月28日《臺灣日日新報》就做出了「書畫出品」（前圖9）的預先報導，9月4日，《臺灣日日新報》又對呂世宜和謝琯樵的展覽和生平做了相當大篇幅的報導（圖12）。9月6日星期一原為博物館休館之日，但當天新上任的第11任總督上山滿之進（1869-1938），特別到場觀賞，並巡視博物館的狀況。上山總督對於各陳列品皆一一詳視，特別還對謝琯樵題畫之



詩，無不自首至終讀過，觀覽中屢屢露出嘆賞之聲。9月7日《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第1頁，還報導了總督前來參觀呂世宜和謝琯樵的遺作展（圖13）。<sup>44</sup>



圖12「世宜瑄展覽會」，《臺灣日日新報》1926年9月4日，漢文版頁6



圖13「總督參觀謝呂兩氏遺作展」，《臺灣日日新報》1926年9月7日，漢文版頁1

黃琪惠在〈臺灣書畫收藏展與傳統文化再詮釋〉一文中曾提出，呂世宜和謝琯樵在臺灣書畫界的地位是在透過收藏、近代展覽和文化論述等「被製造」出來的。<sup>45</sup>筆者覺得有趣的是，謝琯樵如此「傳統」的書畫家，為何（WHY）要被講究「文明開化」與「現代性」的日本殖民政府如此宣揚其成就？

不同於林熊光的身分，尾崎秀真和魏清德同為記者出身，非常清楚媒體的力量與影響力。魏清德於明治36年（1903）3月，自新竹公學校畢業，之後進入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師範部就讀，接受新式教育。1911年，魏清德曾到中國旅行，旅途中看到中國的落後，因而更加肯定日本殖民政府帶給臺灣的進步。面

<sup>44</sup> 〈總督參觀謝呂兩氏遺作展〉，《臺灣日日新報》，1917年7月20日，版6；葉碧苓，《全方位的文化人：尾崎秀真(1874-1949)研究》，頁211。

<sup>45</sup> 黃琪惠，〈台灣書畫收藏展與傳統文化再詮釋〉，《史物論壇》5（2007.12），頁111-139。



對日本帶來的現代化和經濟上的力量，魏清德有別於過去臺灣傳統儒生，非常強調健康體魄的重要性。他也提出在世界思潮的衝擊下，有些傳統觀念，如「得過且過，忍為上策」，已經不合時宜，但有些「國民性」，如「教忠教孝」，仍有其時代意義，應該保留。<sup>46</sup>1914年9月，魏清德曾於《臺灣日日新報》發表〈宋太安人六十晉一壽序〉一文。該文提到過去臺灣社會裡，女性努力獻身家庭，但缺乏民族主義以及公共精神的國民性。文中作者所讚頌新竹的兩位女性，就是在傳統婦德外，還兼有歐美女子投身國家社會與男子分責的器識，行誼足以成為臺人典範。魏氏這類文章還可見於他所撰寫的多篇墓誌銘等，透過書寫與媒體的傳播，魏清德清楚指出，唯有戮力奉公的事蹟，才能使人生不朽。<sup>47</sup>

前文也提到，魏清德在〈潤菴漫筆〉中曾提及太平天國之亂殉難的三大藝術家之一（謝琯樵、戴熙、湯貽汾），在如此社會的時空背景下，我們就不難理解愛好傳統書畫的尾崎秀真和魏清德為什麼要如此讚頌謝琯樵。謝氏願意從小我跨入大我，且具有高度為國家服務奉獻意識的精神氣質，正是當時日本殖民政府所非常需要的。

#### 四、結論

本研究透過謝琯樵的書畫作品，見微知著，了解清代晚期當時社會政治經濟的大時代背景，及他與臺灣當時仕紳文人們的交往，加以探索「南宗」文人畫系統思維在臺灣仕紳圈的流動，及其對臺灣日後文壇的影響。再者，筆者從日治時期收藏家的身分及發表在媒體等的文字，透過當時的時空背景，尋找作品藝術價值之外的立體性結構與脈絡，從而以物質文化、收藏史等不同角度出發，建構與書寫水墨畫在臺灣、中國與日本東亞世界的流動與意義。

綜上所述，謝琯樵不但在清代臺灣書畫史扮演著文化傳播者的重要地位，其為林文察赴戰場犧牲的壯烈精神，也成了日治時期「國民性」的重要象徵，其重要性也因而數度透過展覽「被製造」出來。謝琯樵的書畫作品在歷史與時空中的移動，除了讓我們見證「什麼是藝術」的判斷與價值是隨著文化氛圍的改變而變動外，同時也證明了歷史陳述不可避免的主觀性。

<sup>46</sup> 黃美娥，〈奮飛二十世紀的新世界：魏清德的現代性文化想像與文學實踐〉，頁9；黃美娥，〈重層的現代性〉，頁194-196。

<sup>47</sup> 黃美娥，〈奮飛二十世紀的新世界：魏清德的現代性文化想像與文學實踐〉，頁9-10；黃美娥，〈重層的現代性〉，頁196-200。

## 五、參考文獻

- 于安瀾編，《畫史叢書》，臺北市：文史哲，1974。
- 王辰昌等編，《中華民國·1947》，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8。
- 王耀庭等撰稿，蔡明玲執行編輯，《閩習臺風：明清時期臺灣美術之研究》，臺中市：國立臺灣美術館，2008。
- 王耀庭，〈從閩習到寫生-臺灣水墨繪畫發展的一段審美認知〉，《東方美學與現代美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臺北市立美術館，1992），頁 123-153。
- 王國璠編撰，《板橋林本源家傳》，臺北市：林本源祭祀公業，1984。
- 司馬嘯青，《臺灣五大家族》（上）（臺北市：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1986。
- 白佳琳，《尾崎秀真在臺灣文化活動及其漢詩研究（1901-1946）》，國立中興大學臺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14.07。
- 丘斌存，〈謝藝史瑄樵父兄姊弟五詩書畫家〉，《臺北文物》（1960.2），頁 58。
-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策劃編輯，《明清時代臺灣書畫作品》，臺北市：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1984。
- 尾崎秀真，村上直次郎等著，《臺灣文化史說》，臺北市：古亭書屋，出版年不詳。
- 周明聰著，《臺灣書畫史上的板橋林家“三先生”—呂世宜、葉化成、謝瑄樵之研究》，廣州：世界圖書出版廣東有限公司，2013。
- 周明聰主編，《畫舫千秋蓬萊心：臺灣美術源流展（1736-1945）》，臺北市：國父紀念館，2008。
- 周凱編纂，《廈門志》（上下冊），臺北市：大通，1984。
- 林柏亭，《清朝臺灣繪畫之研究》，臺北：私立中國文化學院藝術研究所碩士論文，1971（民國 60 年）。
- 林衡道口述，洪錦福整理《臺灣一百名人傳》之四八〈謝瑄樵〉（臺北：正中，民 73.01），頁 237。
- 林熊光，《呂世宜謝瑄樵葉化成三先生遺墨》，東京市：林熊光，1926。
- 林斌，〈記謝瑄樵與呂世宜〉，《臺南文化》第 4 卷第 1 號（1954.09），頁 59-60。
- 林素幸，〈從齊白石山水畫看中國繪畫的現代性—兼論中外收藏品味之異同〉，北京畫院編，《齊白石研究第六輯》，南寧市：廣西美術出版社（2018.09），頁 162-173。
- 京都國立博物館，《中國近代繪畫研究者國際交流集會論文集》，日本京都：京都國立博物館，2009。
- 吳鼎仁著，《金門古書畫藝術》，金門縣金城鎮：金門縣文化局，2005（民 94）。
- 吳守禮、林宗毅編著，《呂世宜西村先生研究資料臺灣林本源家文物及資料合編（乾坤兩冊）》，臺北縣：靜定堂，1976。
- 高居翰著，王嘉驥譯，《山外山：晚明繪畫（1570-1644）》，臺北市：石頭出版

- 社，1997。
- 葉澤山總編輯，《墨潮：瀛臺先賢書畫展》，臺南市：臺南市文化局，2016。
- 郭承權，《呂世宜書法研究-兼論與臺灣書壇發展之關係》，臺北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
- 國立歷史博物館編輯委員會編輯，《振玉鏘金：臺灣早期書畫展》，臺北市：國立歷史博物館，2005。
- 國立歷史博物館編輯委員會編，《魏清德舊藏書畫》，臺北市：國立歷史博物館，2007。
- 國立故宮博物院，《林宗毅林誠道先生父子捐贈書畫圖錄》，臺北市：國立故宮博物院，2002。
- 崔詠雪，賴俊雄撰稿，《翰墨因緣：臺灣早期書畫專輯（二）》，南投市：臺灣文獻館，2008。
- 崔詠雪撰稿，《在水一方：1945 年以前臺灣水墨畫》，臺中：臺灣美術館，2004。
- 曹介逸，〈謝琯樵雜考〉，《臺北文物》第四卷第一期（1955），頁 54-59。
- 莊素娥，〈清代畫史的作品風格研究〉，《藝術學》，18（1997.08），頁 43-74。
- 莊素娥，〈揚州八怪對臺灣早期水墨畫的影響〉，《藝術學》24（2008.01），頁 77-103。
- 莊素娥，〈海上畫派與臺灣早期水墨畫〉，《藝術學》25（2009.05），頁 77-119。
- 陳偉執行編輯，《臺灣書法三百年》，高雄市：高雄市立美術館，1998。
- 陳乃蘗，〈呂世宜〉，《臺北文物》第四卷第一期（1955），頁 59-62。
- 張子文，郭啟傳，林偉洲撰文，國家圖書館特藏組編輯，《臺灣歷史人物小傳·明清暨日據時期》，臺北市：國家圖書館，2003（民 92）。
- 勝山洋光，《遊目聘懷：寄暢園所藏臺灣早期書畫》，臺中：臺中市文化局資產局，2012。
- 葉碧苓，《全方位的文化人：尾崎秀真（1874-1949）研究》，臺北市：蕙風堂，2020.06 再版。
- 黃琪惠，〈臺灣書畫收藏展與傳統文化再詮釋〉，《史物論壇》5（2007.12），頁 111-139。
- 黃美娥，《重層現代性鏡像：日治時代臺灣傳統文人的文化視域與文學想像》，臺北：麥田出版，2004。
- 新竹市立文化中心編，《迎曦送晚三百年：竹塹先賢書畫展專集》，新竹市：新竹市立文化中心，1993。
- 楊雅惠主編，《以物觀物：臺灣、東亞與世界的互文脈絡》，高雄市：國立中山大學人文研究中心，2016。
- 楊樹清著，《臺灣美術地方發展史全集·金門地區》，臺北市：日創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4。
- 楊雅惠，〈意境與場域：清季流寓臺灣的謝琯樵及其文人畫〉，收錄於楊雅惠主

- 編，《以物觀物：臺灣、東亞與世界的互文脈絡》，高雄市：國立中山大學人文研究中心，2016，頁 333-415。
- 蔡長鍾主編，《東寧風雅-臺灣文獻書畫扇面專輯》，臺南縣西港鄉：財團法人大牛兒童城文化推廣基金會，2007。
- 廖瑾瑗，《背離的視線—臺灣美術史的展望》，臺北市：雄獅美術，2005。
- 廖新田等撰；賴貞儀，陳曼華主編，《臺灣美術史辭典 1.0》，臺北市：藝術家出版社，國立歷史博物館，2020。
- 劉正，《林良呂紀畫集》，天津市：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1997。
- 賴萬鎮總編輯，《臺灣先賢書畫展專輯》，嘉義市：嘉義市立文化中心，1997。
- 賴俊雄撰稿，《翰墨大觀：臺灣早期書畫專輯（三）》，南投市：臺灣文獻館，2011。
- 盧嘉興，〈前清流寓臺南的藝術家謝琯樵〉，《臺灣研究彙集》14 期（1974.06），頁 1-11。
- 關律茵，〈記謝琯樵及其畫〉，《臺南文化》1（民 65.06），頁 106-108。
- 謝忠恆，《謝琯樵之藝術研究》，臺北縣：國立臺灣藝術大學造型藝術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 謝忠恆，〈從謝琯樵影響的清代臺灣水墨畫家論起〉，《書畫藝術學刊》第 14 期（2013.07），頁 179-212。
- 謝忠恆，《謝琯樵〈石芝圖八十壽屏〉》，臺南市：臺南市政府，2014。
- 謝忠恆，〈謝琯樵的繪畫創作思想〉，《造型藝術學刊》，2004.12，頁 169-188。
- 謝世英，〈由魏清德《臺灣日日新報》〈忙中賞心錄〉談中日臺書畫交流〉，《國立歷史博物館學報》第 39 期（2009.05），頁 41-54。
- 謝世英，〈魏清德的雙料生涯—專業記者與書畫喜好〉，《國立歷史博物館館刊：歷史文物》17：12（2007.12），頁 6-17。
- [美]謝伯軻（Jerome Silbergeld）著，〈西方中國繪畫史研究專論（Chinese Painting Studies in the West: A State-of-the-Field Article）〉，收錄於張欣瑋，洪再新，龔繼遂譯，〈西方中國繪畫史研究專論（Chinese Painting Studies in the West: A State-of-the-Field Article）〉，《中國繪畫研究論文集》（下）（上海市：上海書畫，1992），頁 708-766。
- 魏清德，〈潤菴漫筆：紀琯樵〉，《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1922 年 4 月 11 日。
- 魏清德，〈潤菴漫筆：紀西村〉，《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1922 年 4 月 14 日。
- 魏清德，〈潤菴漫筆：紀西村〉，《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1922 年 4 月 29 日。
- 魏清德，〈謝琯樵其姊謝芸史附：流域臺北之書畫家〉，《臺北文物》第 3 卷第 1 期（1954.05），頁 96-97。
- 顏娟英，黃琪惠，廖新田編撰，《臺灣的美術》，臺北縣：群策會李登輝學校，2006。
- 顧雪濤，〈齊白石與姚華關係考〉，《貴州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13 (4) : 134-138。

報紙

《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

從收藏史看謝琯樵水墨畫在臺灣、中國與東亞世界的流動與意義



臺南市美術館  
T A I N A N A R T M U S E U M